

偉霖世界：第十輯

15/6/2021

目錄

1. 來勢洶洶的虎年	P3 - P4
2. 噩夢	P5 - P6
3. 蒼天曷有極	P7
4. 手術順利	P8 - P9
5. 手術後第一天	P10
6. 手術後第二天	P11
7. 沙龍	P12 - P13
8. 手術後第六天	P14
9. 手術後第七天	P15 - P16
10. 都是制度的錯	P17 - P18
11. 正念, 共業	P19 - P22
12. 尋醫問病廣州行	P23 - P26
13. 又是聖誕	P27 - P30
14. 新春不再	P31 - P32
15. 夜深難眠	P33 - P34
16. 悼 (二妹)	P35
17. 思憶	P36 - P38
18. 悼 (媽)	P39 - P40
19. 悼 (大哥)	P41 - P42
20. 世代的終結	P43 - P44
21. 悼 (同事)	P45 - P47
22. 與死神打個照面	P48 - P50
23. 凶年	P51 - P52
24. 風塵自在離愁	P53 - P54
25. 念, 銘心	P55 - P58

來勢洶洶的虎年 3/2010

這個虎年來勢洶洶。

風從虎，急景殘年，正月未到，風雲預告。二妹夫痔患求助，說擺街檔普通醫生有錢不願賺，把他轉介去看專科。老夫便是專科，卒轉輾代他安排妥當，過年前做手術用橡根紮了，乾手淨腳，當天出院。

剛過新年，家人陸續健康出現問題。先有小妹經期延續一個月有多，又是要看專科。老夫便是專科，安排婦科服務。女人病，老夫事後也沒跟進。小妹也沒再求助，想問題是暫時解決了。

正月未過，今早接二妹夫來電，說二妹近星期開始認不到字，很簡單常用的中文字也認不到寫不出。看中醫師侄兒朱大夫，希望針灸可治療，妙手可回春。還算朱大夫決斷英明，即時作出勸告要二妹看西醫做檢查。

這是嚴重的問題，在外行人來說，行得走得，食得馴得，手腳動作無礙，小問題而矣。但老夫是專科，聽過病情後嚇了一跳，此病可嚴重，小則神經出事、中風，大則腦腫瘤。於是又要安排二妹到醫院檢查。午後看過醫生，明天還要抽血檢驗，個多兩個星期後照電

腦掃描。其實除了文字閱讀障，也有言語障，她的語言表達能力也輕度受影响。只望是〔小事〕。

是術數迷信的犯太歲還是實際的年紀大機器壞？我偏向相信後者；大家都是五六十後，身體各種機能開始退化，壞分子異細胞又乘機增長，此消彼長。看來老夫也要小心翼翼，步步為營，好好保養。

噩夢 16/3/2010

早上十時許，剛完成首輪工作，在辦公桌前偷空做夢發呆，電話鈴聲大作，傳來今天的第一個電話，是二妹的主診醫生打來的，也沒多說話，只是說看了二妹昨天腦掃描報告，情況不大好，似是惡性腫瘤，安排後天星期四入院，方便星期五腦神經內科及腦外科會診，自己即時從夢中清醒過來，但隨即墮入另一個噩夢中。

冷靜得使人驚怕，稍作思量，便打電話到二妹處要妹夫電話，不得要領，因二妹認不了字，要開會，只好暫時擱下，開會前打了個電話給愛妻，好抒緩一口氣。

十二時三十分開會完畢，略作整理，便接妹夫電話，要傳遞壞消息不是件易事，但對老夫來說，不講就更難，有碗話碗，一一告之，總算自己未親自讀過這腦掃描報告，關鍵處暫時可輕輕帶過，也不算騙人，好讓他有時間適應作心理準備，也不知妹夫聽到多少，實在是很難接受的事實。

接著打電話給二哥，告知境況，商量四月二日的事宜，二妹一向熱心家族事務，她早安排了那天去拜山掃墓，晚上到荃灣跟媽做生日，如今差不多肯定是遍插茱萸少一人，且吉凶未卜，做生日就更是矛盾。

午後，報告到手．心存僥倖的我也不禁仰天輕嘆．自己早料是腦瘤的，只希望是發覺得早，是初期較小的腫瘤．怎料得已有腦塊效應，腫瘤壓著腦室，且因壓力引至中線向右移．最不利的是密度不一和有不明規則的藥物加強顯影，這都是惡性腫瘤的特質．

下午二時許，姨甥朱大夫來電問訊，把報告經電郵傳了給他．四時許再來電，中醫又怎懂西醫事，只好跟他解釋．言談中哽咽，算他一名漢子．

提早放工，再打電話找妹夫，交帶一切．這兩天真的要有人好好看著二妹．

途中接二哥來電，取消拜山，做生日亦在酒樓限期前決定，但我看取消的機會大了．

夜了，但不想睡，也睡不著，看著窗外黑漆漆一片，人就更鬱結難堪．

昨天跟妹夫解釋二妹的病狀並估計其日後的情況時，妹夫只提一問
〔醫唔醫到，唔會死就得〕。

〔唔死就得〕，一個多謙遜簡單的要求，可老夫卻不能清楚肯定地回答，吾欲無言。畢竟老夫離開腦外科已十八個年頭，畢竟老夫不知腦瘤的性質大小，畢竟老夫只是偽專家，畢竟老夫只是凡夫俗子。

一向以來對本行本科頗有自信，以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可以手到拿來，現在卻茫然無語，老夫的無能無知，霎時間顯露無遺，內咎之心油然而生，簡直有愧對蒼生的感覺。

〔唔死就得〕，這是一個多大的承諾！

早上，協助安排二妹入院，把她交到真專家的手裡，這是老夫唯一可以做的事了。

手術順利 24/3/2010

二妹今早不飲不食，準備手術的來臨．據探子回報，她曾哭了一陣子．

只有妹夫與老夫二人，沒許多人簇擁著，約早上十時四十五分二妹被送進手術室．

忐忑是有的，但一切已成定局，無須太多的揣測及擔心．屈指一算，吩咐妹夫回家休息，下午五時後回醫院．

自己有兩個會要開，喘不過氣，總算能神色自若，無失禮人前．

四時三十分，剛有暇休息，便接妹夫電話說二妹手術完成，要出手術室．跟著病房也來電知會．也不急於到病房去，因出手術室後病房中要做的工作及觀察也不少，合該讓護士先完成所有程序．

五時上病房，二妹仍未醒，駁上了呼吸機，天線地線是正常的．稍後，見到主刀手張醫生．先聞其詳．普通人多問手術情況，但老夫不提手術，單刀直入問組織切片化驗報告，這才是康復及治療關鍵．**High Grade Glioma**．高等級的膠質瘤，高等又分二，三兩級，如是二級，復原機會較大，如是三級則較麻煩．是福是禍，還須多等幾天待詳細化驗始知．術後治療也要看化驗結果．多數要電療或

化療，嚴重的則要雙管齊下，現今比較好的化療葯醫管局不供應，病者自付，約萬多元一個月，療程達幾個月。

跟著張醫生說是 **Gross Total Removal**，除了不能割的部位，腫瘤全部都割清了，這是個好消息，猜想這不是膠質瘤中最毒的一種，否則也不用化太多功夫去割清。

至於康復痊癒的機率，也是要看瘤的性質，總的來說，二級還好，三級則不大好說了。

妹夫趕到後見過二妹，說她已醒了，也見過張醫生，原來醫生只是說手術的結果及目前的狀況，至於治療計劃及痊癒的機率則沒提及，只是說要等報告再談。

妹夫說應他要求，晚上再沒有親朋戚友到訪了，他也要獨自冷靜一刻，老夫留下無事可做，也好提前回家。

今晚一關二妹仍是要過的，腦手術後的首晚最怕有流血及抽筋的症狀，過了今晚，暫時可鬆一口氣。

手術後第一天 25/3/2010

女兒丈夫兄弟姐妹親朋戚友大家都擔心掛牽著二妹的病況及手術後的進展，奈何醫院探期有限制，都在乾等待。

自己得天獨厚，上班前先到病房一行，先瞭解最新情況。

二妹已眼碌碌，見到我也有反應。雖仍是插了喉及駁上呼吸器，但已轉為自己呼吸的模式，機器只作輔助之用。探子回報，下午會做一次腦掃描，並有機會除掉呼吸喉管。這意味著手術成功及沒有即時的術後併發症狀，舒一口氣。立刻打電話給妹夫報料，好安他心。

手術成功只是成功了一半，最終的成功還要看組織化驗報告及往後的跟進治療。

盡人事，聽天命，這就是唯一該做的。

手術後第二天 26/3/2010

早上九時正踏進病房，探子回報，二妹在哭。

到床側，她半坐卧，在落淚飲泣。此情況下，硬漢也會低頭，正常反應，希望不鑽入牛角尖。老夫只問候了一句，不便多言。

包頭的繃帶已除去，只見一大片膠布蓋著圓圓帶青的光頭。胃喉尿喉都不用了。

昨夜照過掃描，應該無大礙，維生指數正常，如無其他問題，經測試後，今天可吃軟餐。

要轉病房了，可能轉到同病房的其他位置或轉回手術前的病房。待老夫試看看有沒有週轉餘地。

不便久留，讓她獨自哭一會吧，離去。

中午一時，再上病房一次。二妹的情緒回復平靜，看上也較精神，開始用餐了，午間吃了約二百毫升的粥。

放心離去，用電話向妹夫作了一個簡報。

沙龍 28/3/2010

姪女在面書留言：

留住 溫度 速度 溫柔和憤怒 凝住今日怎樣好 捉緊 生命濃度 坦白
流露 感情和態度 停下時光 靜止衰老

八十後詞窮唔識講，用歌詞，幾唏噓．

老夫搭嘴：

全部當無到 只望死神 跌倒 希望壽星 留步

姨甥就更差，一個〔霞〕字．

不過聽講較早前佢係醫院成個淚人咁，算佢啦．

唯一不可原諒既係請食飯都唔通知一聲，又減番分．

愛妻說今天去探二妹，帶的乜野好．

囡囡搭嘴：〔朱古力啦〕

囡囡最鍾意食巧克力，要把自己喜歡的送給姑姑

姨生女探完病，係面書度問佢狀況如何，竟然答曰：〔 正常囉 〕。

老夫話：〔 你正常啫，佢點呀？ 〕

佢就講：〔 唔好問我啦...我都唔識分咩狀況 〕

問佢：〔 有無喊？ 〕。佢話：〔 唔知 〕

呢個姨生女乜唔係讀傳媒既咩？點解佢畢到業？

—————

真係同的八十後接軌不上，代溝好大。

唔知係我多嘴定佢地慎言。

無論點都好，其實大家都咁關切心痛，表現形式唔同啫。

手術後第六天 30/3/2010

上班前，又上病房看看二妹兼聽探子匯報。

二妹的精神是可以的，但明顯有著情緒及心理的問題，可以理解的。

化驗報告仍未出，據說，醫生考慮明天拆線後可以讓二妹出院，反正長假期萬事都要等。出院後的安排與治療，仍要看報告而定，或許會在專科門診跟進及要與家人商討。

也好，想二妹也希望出院。在伊院剛好住上一星期，應該已很悶，渴望回家，在家裡可舒服方便得多了。

探子承諾報告一出便即時通知老夫，做腦科時的舊下屬，也可信。

手術後第七天 31/3/2010

現代科技不得不由人佩服．二妹腦科手術後第七天，拆線後便可回家渡假．

早上九時許，探子來報，腦瘤組織化驗報告已出了，張醫生看過後，交帶在腫瘤及電療科會診過後便可以暫時出院，並約了下午四時見家人．

連忙通知妹夫，也通知了二哥下午三時到醫院．

下午三時，安排了一位同事跟妹夫及二哥見面，說說她對中醫及另類療法的心得．這同事一向是中醫的擁戴者．據她說有三個可靠的選擇提供考慮．一是中醫，一是中西合璧，另一是氣功治療．三位師父都曾經跟她治療過．

說也巧合，這同事直接間接竟認識朱大夫，二妹及三妹．

多些治療選擇，未嘗不可．以中醫的王道，輔助配合西醫的霸道．二合為一，勝算可高些．一切都要妹夫二妹的決定．幸為時尚早，多點時間讓她們深思熟慮．

四時見過醫生，決定放假而不是直接出院，好處是可留著病床，始

終是剛做完腦科大手術，不怕一萬，最怕萬一。

要考慮傷腦筋的是日後的電療療程的安排，二妹不可能整個療程數星期都留在醫院的。醫院病床緊張，也不可能有此安排。生活迫人，真惱人。

在恒輝食堂吃過晚膳，妹夫還提議到實惠買沙發，二哥大妹陪他們，囡囡愛妻等著我回家，老夫免了。

都是制度的錯 12/4/2010

二妹三月二十四號做腦外科手術，四月八日出院，昨天四月十一日又再次入院。

要說的是入院的過程。

二妹因身有紅疹，由前天的局部發展至昨天的下體以上頸以下都有，於是回伊院的急症室求診。

下午四時抵急症室，當然是被分流到非急症類別，然後安排至美好診所候診。美好診所者，尾號診所是也。頭號是優先處理，尾號當然是最後處理。尾號診所內等候看醫生的時間是以數小時計算的，行內人知，行外人都該知，因每個急症室都有告示宣揚。視病猶親，何況真的是親，老夫自然出手。最後，二妹再被安排至等候急診的頭號隊。

經醫生診斷後，未能斷定是藥物敏感或是其他的普通敏感。二妹被送到觀察病房，打了針抗組織胺藥物百利通（**Piriton**），留下觀察。

七時許，決定要入院了，卻是被安排等候入內科收症病房。內者耐也，耐，即是要忍耐，要等待。行外人或會被蒙在鼓裡，行內人卻知得清楚，近月來，等十數小時才上病房是平常事。

老夫又要出手干預了，這次並非安排病床，而是謀求轉收腦外科。

最後，晚上八時被送到腦外科病房。

不批評急症室醫生的專業判斷。只說自己的意見，一個手術後剛出院的腦外科病人被斷症為「懷疑二侖丁／二笨乙內（Dilantin）敏感」，收到內科後，內科當然是會尋求腦外科的意見，最後，很大可能還是轉回腦外科，更大可能這會是三兩天後的事。

縱觀整個入院流程，急症室的病人多了，醫生護士工作多了；資源相對用多了；病人辛苦了，等候的時間長了，卻得不到適時的專科服務。如非老夫安排，相信留院的日子也會多一兩天。

如果有機制給予出院病人以援手，免去到急症室求診的程序，對病者，對急症室，對醫院都是好事，是多贏的局面。如果對病人出院時的指示不是「有事到急症室」而是「有事返病房覆診或有事X X X X尋求意見」，如果有機制把這類突發的但又不算急症而又須入院的病人直接安排入院，那急症室病人求診數字肯定可以減少；病人的折騰勞累肯定可以減免；醫院的資源虛耗也可省卻。

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些身體虛弱的手術後病人應該在醫院折騰十數小時始能解決問題，被安排留醫嗎？視病猶親，不應該只是口號！

老夫曾召開過兩次家族會議，家族中類似性質的聚會也僅此兩次。

第一次的全體會議是老豆未死時的事了。記得那年第二次替老豆還清大耳窿數後，為了商量日後的應付方法，也為了表明自己的決絕，曾召開了一次家族會議，那時的所謂家族，只不過老豆和兄弟幾人。自己雖不肖，但已是陳年舊事，一切印像模糊，且子不言父過，不提也吧。

前天星期日，家中又舉行一次家族會議，聚會的目的主要是要令二妹真正知道她自己的病情，協助她計劃最合適的治療方案。

從來宣佈壞消息（**Breaking Bad News**）是一門很難的事，況乎對像是自己的親人。做這事資料掌握要夠，分寸拿捏要準，言談態度要佳，輔導技巧要高，場面控制要好。環顧左右，能擔此大任者，非老夫莫屬，因老夫在這圈子打滾差不多四十年了，大小的場面見過不少，也應付不少，對二妹的病情療法也最有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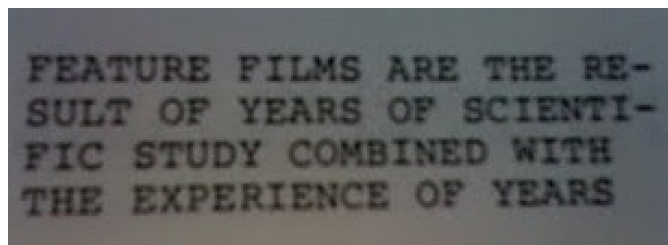
可是為了此事老夫真的費煞思量，用家族會議的形式也是老夫的構思。家族會議又未免太嚴肅，最後決定用工作坊的形式，命名生活工作坊。工作坊的好處是比較靈活，也可鼓勵家人參與，因而更可

替家人解壓，一石二鳥。

定了形式，便又要為工作方的內容籌謀。思前想後，兼顧了重大事故心理創傷事後的解說解壓方法及宣佈壞消息要注意的步驟事項 (SPIKES – Setting, Perception, Invitation, Knowledge, Emotion/Empathy, Strategy/Summary)。最後，便要設計工作坊中的不同階段項目。

都是自家人，分組後的破冰之旅可以免了，但要每組討論說出到工作坊前的擔憂及期望。估計中，這階段每組都是由那些敢言的負責，也不望有太多收穫，只是借此帶出老夫這個工作坊的目標。開門見山，大哥二哥直說出心中的治療方法，差點壞了我的大事，幸好早有準備。

之後便是玩數F的遊戲，目的只為帶出我們



看事物的主觀性及不全面，數對的只有一人。借題發揮，問二妹對其病的認知，可是她除了哭，還是哭。這部份如果沒有反應，便全功盡廢。於是臨場作出決定，暫作小休，期間老夫跟二妹作問答，我問她點頭搖頭作覆。她搖頭一次，點頭一次。就是這搖頭點頭，足使這工作坊繼續，搖頭是表示不清楚她自己的病情及治療的效果，點頭是想知清楚詳情。

工作坊重開，由老夫簡報病況，這是最重要的一環。聽完報告，二妹更是泣不成聲，這也是正常反應。

跟著分組談談假若這樣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大家希望怎樣治療及有何計劃，除每組表態，此部份有個別額外要求發言表白。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玩咭片剪環的遊戲，在咭片上剪一個可穿過人的大環似無可能但又真的可做到，闡明只要找對人，有門路，未嘗不會無機會。在此處可見三嫂的純真。

緊接著的是要朱大夫以中醫身份，說出中醫對這病的看法。

最後，讓每一個人對二妹說出祝福的說話。這部份其實也是讓他們可以講出心中的鬱結，所思所想，讓他們有所抒洩，對他們的心理會有好的幫助。這裡，不單二妹，大部份人都淚眼盈眶，更有放聲大哭，這也是預料中事，是好的反應。

本該要二妹妹夫作出表示抉擇的，但場面情緒不容許，只好提示他們回家好好商量。

最高興見到的是家族的凝聚力，出席的有大哥大嫂，二哥二嫂，三嫂，五弟，大妹妹夫，二妹妹夫，三妹妹夫，朱大夫，侄女，甥

女。老夫自然由頭帶到尾，愛妻負責斟茶遞水，最後也有說幾句體貼的話。每家都有代表，除有事不能來的，都出席了。

有些說話是出乎意料的，有女兒身分享自己患抑鬱症的經歷及過程作鼓勵，有男子漢自揭躺在床上便會想這事，多日久不能眠。

唯一沒有出聲發言的是大妹，但她的淚眼及關切之情已顯示了她的內心，反之，大妹夫卻是少有的聲淚俱下，不能自己，真性情中人。甥女也沒出一點聲，但她一貫的性格就是沉默寡語。

成功與否，很難即時定論，但聚會中最重要的目標，要宣佈的消息都說過了，二妹亦肯定明白。二妹亦該知道，在她治病的路途上，她是得到全體兄弟姐妹及家人的無限愛護及支持，她並不是孤單的。

尋醫問病廣州行 2/5/2010

自從告訴過囡囡星期六到廣州後，上星期四，星期五兩天囡囡早上醒來第一句話都是問〔今日係唔係去旅行呀？〕

星期六早上十時三十分出門，到紅磡火車站集合，一行十二人，乘一時十分的直通車到廣州東站。

說來真的是大鄉里，自己從未搭過直通火車到廣州，乘搭雙層火車更是第一次。

無論出入境，沿途，過海關都算得輕鬆愉快，唯獨老夫較早前的預言實現了，出門前，愛妻把家中的一梭蕉順手放進袋裡，規例是一切肉食蔬果都不能帶過關的，老夫即時勸止之，可惜愛妻不以為然，在東站過海關時，愛妻被截停，因X光機下露了餡，所有香蕉被扣下，幸好不被留難，也不用罰錢，之後一眾以此作話柄，怎料囡囡的反應出人意料之外，她一臉不忿之色，說道〔唔好講我地〕，並自言自語說〔要咗我地的香蕉〕，她真的長大了。

約了一輛十幾座位的客車，但車的空調不佳，全程在焗。

第一站荔灣彩虹橋，在西華路與荔灣路交界的短短小橋，不說老夫還不知這是條橋，橋下的水髒兮兮臭燻天的。

這裡試第一個中醫，以按摩為主，老夫對此一竅不通，不識品評。
留下印象的是在這裡喝的 13.8%含酒量的國產啤酒。

第二站，到芳村一農舍。這裡佔地不算廣，也不是正式務農的。正業好像是做茶葉生意。

這裡，囡囡一嘗樹上摘木瓜，田中割菜摘菜的滋味，也有過近距離看狗撩狗的經驗，樂得她不願離開。

這裡是愛妻喝茶品茶買茶的好地方，也談了一些跟茶有關的事。

重要的是兩個人物，一個應該是中醫師，另一個是出家僧人。

中醫師說的都是一般郎中的口吻，無新意，缺精警，給老夫的印象不佳。愛妻更說這人有口臭，近距離接觸時使人難以忍受。他連自己的腸胃也弄不好，怎治二妹的腦瘤？

僧人的出現，不知是巧合或是有心人的安排。無論如何，晚飯後也為二妹作了一個另類的低分子理療。要知手術前的血含氧量，血氧飽和，氧分壓，用十五滴藥試病，老夫不知是什麼葫蘆賣什麼藥。用藥後問改善很難作準，二妹一時間也不識作答。是暗示是催眠是改善都是很主觀的。要說的是釋子鑽研世間法。小道而矣，浩瀚經海，度濟眾生，要做的功夫多的是呢！

老夫鼻子不濟，又敏感，整天坐立不安，席中心人以陰陽不調，傳太極起式及雲手，講解間，釋子又出手指劃，可見好勝心強。

在這裡吃了一餐有機齋食，多得出家人在坐，味精也不加。

晚上十時始到酒店，囡囡十一時許近十二時始睡，旅行的特許。臨時的放縱。

這應該是半正半邪的酒店吧，有邪骨按摩，房內也物品齊備，不乏供給。

習慣了，這樣晚才睡，星期日早上囡囡仍是六時便醒來。她醒了老夫那得安睡？

九時集合喝早茶，跟著便乘地鐵一號線由坑口到廣州東站。

就是這一程，把自己對國內文教的觀點留住。近幾次往來內地的經驗，以為不多不少國人的文明，秩序是有進步的。怎料在地鐵內竟有成年人公然脫下小孩褲子讓小孩在車廂內小解，不以為恥。老夫在香港從未遇過的事情，在國內只是寥寥幾次乘地鐵便經驗了，難怪國內百年一遇的情況特別多。

去時兩個背囊都是六七成滿，到東站時已是滿滿的．買過三時三十分
的直通火車票後，到附近吉之島消磨時間，歸程時已有手提物
品．

直通火車上睡的時間多，一覺醒來已是在香港境內．

雖然是累了點，不失為一次不錯的旅程，但尋醫問病，在老夫看
來，是失望的．

抵紅磡火車站過了關，囡囡第一句話是〔玩得好開心，下次我地又
去過〕，識總結兼留伏線，我的囡囡真是長大了．

又是聖誕 12/2010

今年家中舉行的聖誕聚會來得特別遲，安排到二十六號。

都是劉華的錯，大妹二十五日晚要聽劉華演唱會，二十六日也有三小輩要參加喜宴不能出席，但當然是要遷就大的啦，三個小的抵不上一個長輩。

說到劉華，老夫對他特別的反感，不是因為今年聚會因他改期，說來話長，是二十二年前的事了。那一年老夫跑到妙法寺避世七天，淨化心靈後剛出關，應朋友之約去看電影，就是劉華主演的〔旺角卡門〕。看罷此電影後，心靈的震撼很大，情緒很久都未能平復，先入為主，從此對劉華便有著莫名的反感。

劉華在〔旺角卡門〕中扮演的就是黑社會混混，這樣的混混壞事應該做盡，因他是跟萬子所飾演的大奸角同輩份，沒幹過一番事業，如何能紮職做大佬？片中只見華哥有情有義的一面，雖潦倒，風采卻依然，霎那風光，不知瘋魔多少青少年，誤盡多少蒼生，更不知多少邊沿青少年因華哥而走歪路，立定心腸去幹一番事業。劉華把這角色演得活靈活現。現在的劉華，正氣凜然，滿口仁義，儼如演藝界中的人版，可是二十多年前這些業報，他遲早是要還的。人云他是演員要做戲，但那跟小販賣翻版有何分別？

說回正題，今年的聖誕聚會也不人齊，除三小輩外，大哥因要開工也缺席，以後想人齊恐怕是奢望了。

老夫的蝸居雖小，幸客廳在香港的民居來說，算得上大，勉強也容納得下昨天的二十四人。

今年較以往不同的，是在 **Delifrance** 訂了火雞及派對套餐，炒了賓賓後少了女傭的幫忙，凡事都要親力親為，要弄頓好的，安排二十多人的飲食，勞心勞力，非不能也，不願為也。訂派對套餐乾手淨腳，省去不少功夫。

另一不同的是宴會下午四時開始，以往的經驗是越遲開始家人便越遲到來，吃飽後已差不多要告辭，今年的安排證明是成功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今年五弟的兒子領了風騷，他年紀小小，捧著一大盆白飯全掃落肚，還要加吃意大利粉，這樣的食量，老夫全盛時期也望塵莫及。

最不該的是朱大夫，遲到了，遲得很利害，是明知故犯，選擇去油麻地找朋友，據說是去打機也不願準時出席，這是對各長輩的不尊重，也是對宴會的不尊重，事後還恬不知恥，現在年青人的心態，跟老夫這一代已是大大不同。

肥仔每次來老夫家總是翻書架找書借書，這次也不例外．書放在架上只不過是裝飾，多一本少一本分別不大，可是借書給他人老夫總是覺得怪怪的，不大願意．但願過新年時他記得還．

今年照相，大家都是圍著二妹拍，看她越來越孱弱，行動說話都開始蹣跚．下星期二又覆診，舊病復發，手術電療都幫助不大，最後只有化療一途，聊勝於無吧．

大妹的女兒情格孤僻，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可上天對人從沒歧視，愚人智者一視同仁，有時更偏向少眾．今年的遊戲獎品是 IPAD 一部，這姨甥女馬馬虎虎求求其其的，好像是被強迫著去玩一樣，卻過了一關又一關，竟最後勝出，真無天理．勝出後，在她面上找不出一絲笑意．

囡囡最開心．收禮物收到手軟，又多人愛跟她照相 跟她玩，她最愜意的應該是愛吃什麼有什麼，爸媽沒阻止．

老夫的老朋友鼻敏感不甘寂寞，很早便出來湊熱鬧，有他主宰，老夫便不用多說多活動矣．

過往兩年，這個時節家中都豎上那顆聖誕樹的，今年愛妻嫌麻煩，沒從床底把它拿出來．老夫以為會過一個沒聖誕樹的節日，那料朱

大夫帶來一點氣氛，買了糖漿糖果餅乾，即場砌聖誕樹，雖具體而微，總算有樹。

散會了，離去前二妹動也不動，默默看著二妹夫替她把長褸扣上；二妹夫小心翼翼一絲不苟的在檢查著，生怕有一絲缺口入風。雖無語，卻有情，這就是鸛鵲情深。

曲終人散，家中杯盤狼藉，老夫跟囡囡也顧不了，急不及待往床上被窩裡鑽，一下子便倒頭呼呼大睡。留下好一個爛攤子給愛妻善後。

新春不再 20/2/2011

昨晚到伊院探二妹·

割除腦瘤手術後第九天了，老夫因利乘便，當然時常都會去探望，但愛妻及囡囡卻是第一次去·囡囡畫了一張問候咭，還想親手送給姑姐呢·可是她只得四歲，不可能入病房，只見她緊閉上咀巴一副不依的樣子，於是應承把姑姐的情況拍下給她看，她始妥協·

二妹人應該是清醒的，可是失語情況未有改善，溝通上有困難·明顯的反應是當她見到囡囡的問候咭時，眼角突泛淚光·

囡囡看著 i p h o n e 中姑姐的電影片段時，竟然揮手跟姑姐打招呼，童真得很可愛·

探病人多，老夫一家稍作逗留便離開·回家後，囡囡說不想姑姐死·稚子無知真情流露·可她又豈知天地不仁，命運雖然可盡人事祈求改善，但卻永遠不在掌握之內不能主宰·要來的終歸阻擋不了·

是的，要來的真的是不能預測，阻擋不了·老夫也想不到這個兔年的開始是如此的難堪·除了二妹初四到我家聚會後情況急轉直下即晚入院，老夫也被感冒折騰了好一會，最惡劣的情況雖然只維持了

兩天，實際病情卻是一直未完全痊癒，人很疲憊，呼吸道的問題拖延了近十天始回復正常。正是彼落此起，感冒剛清，一晚老夫替囡囡洗澡，在不知不覺間又扭傷了腰。負不了重外，嚴重時步行也有困難，這樣的筋肉之痛，又化了近一星期時間始見好轉。

過年前，循例預備了紅封包，待上班時給同事們作開工利是。可是因感冒，因腰傷，因情緒，也無到各處跟同事拜年。結果破歷年紀錄，整個年頭只送出了一封開工利是給送文件到老夫辦公室來然後好話說盡善頌善禱的一位病房服務員。誰是今年的幸運兒？不透露了。

想起那年老豆初一去世，老夫還是百無禁忌，派出不少開工利是。今年算是個異數了。

這個兔年來勢洶洶，就這樣，已過了元宵，新春不再了。

昨晚差不多兩點才入睡，愛妻問為何遲遲不眠，老夫應之曰因囡囡入了女拔小學很興奮，戲言而矣。今早六時便醒來，心神不寧，彷彿彷彿，事出有因。

早幾天到九龍醫院探過二妹，看她神智迷糊的，一切起居飲食已是不能自主，老夫拍她叫她也無反應。稍後，雪雪到，見她手中拿著麥記外賣袋，以為這是她的晚餐，原來是雪雪買來送給母親，但二妹已是連米水也喝得困難，又怎生吃得下這漢堡飽。不知二妹入院前是否常想吃或嚷著要吃麥記，現在未免遲了點。

雪雪也知她媽媽的情況已是不能逆轉，是在等時日吧。十多歲的女孩便要面對如此劇變，這困難不易承受，這關口不易渡過。老夫黯然。

兩天前又要面對另外一宗使人不安的事。就是替二妹給意見收入院的陳醫生患上肺癌。陳醫生不煙不酒不嫖不賭，不吃牛，喝蒸溜水，維持運動，生活健康正常。陳醫生也是少有的肯說話，會維護正義的醫生，如此的好人，不該如此。可是，據說他多天前因發覺跑步較平時辛苦，氣促，所以回醫院作掃描檢查，便查出了這病灶。

大好人自然有同事絡繹不絕的去探他，有些更眼濕濕尋且哭了出來，老夫只是站在一旁，也無特別說話，老夫不擅安慰人，更不太懂說些善頌善禱的話，還是保持緘默為上。無論如何，這又是一件使人神傷的事情。只希望他能大步跨過，早占勿藥，吉人天相，避過這一劫。

蘋果教主喬布斯英年早逝。老夫對喬布斯無甚感覺，但物傷其類，心中不禁忐忑。五十多歲五百多億身家，有錢又如何？如果財可續命，他會是命不該絕的一人；如果錢可續命，二妹應該也可延年益壽。但世情豈是人間定，冥冥中自有主張。

都說過了，活在當下，今天好便是好。珍惜眼前人吧，多些噓寒問暖，人生也用不著太嚴肅，說什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都留給偉人去做好了。我等凡夫俗子，多些吃喝玩樂有何不可，不要到最後一刻連漢堡飽也嚥不下時才懊悔。

就是被這些小事纏擾以至夜深難眠，老夫的修為還淺呢。

悼 (二妹) 14/11/2011

凌晨二時，朱大夫來電把老夫吵醒，心知不妙，果然不妙。

最後一次八兄弟姊妹的聚會。

生有時，死有時。死者逝矣，生者如斯。

大家都悲傷，傷她五十出頭，還該有好一段路要走。

大家都寬懷，為她不再要受折磨而舒一口氣。

折騰半天，塵埃落定。

默禱二妹一路好走。

思憶 13/12/2011

剛過去的星期六、日兩天，二妹的後事都辦妥了；也完成了八兄弟姊妹在塵世間最後的聚會，算是塵埃落定告一段落。

在殯禮上，老夫代表兄弟姊妹致悼辭。事前老夫曾預先草擬悼辭，且多番刪改，但都不愜意。事到臨頭，只好即場發揮。講後，老夫給自己打分是不合格的，因有些重要枝節沒說出，但這些事是不可以〔安哥〕，反正好歹也無大錯。

正如那天所說，二妹是一個平凡的人，生平沒什麼高潮迭起，也無大起大落。要說的都是她那平凡的一面。

老夫兒時的回憶不多，回想當年住長沙灣村，大妹二妹還是小學生在五邑工商總會學校就讀時，老夫曾有好一段時間送她們上課，就算是天寒地凍下也要大清早便從溫暖的被窩中爬起來。

二妹小時很可愛，每次跟亞婆到菜市場去都會有回報，燒味檔的販子總會切一小片叉燒給她逗她。

二妹最像老夫的是完成正規的中學教育。自幼家貧，老夫的兄長都是完成小學後便去做工賺錢。老夫比較懶，不想做工；也比較幸運，家長沒有任何指示，小學畢業後在最後時刻報讀了中學，無依

無靠下完成了整過中學課程完成會考。跟著的五弟大妹好像都是中三便輟學了。二妹是繼老夫之後可以完成中學的，當然最後的三妹也完成整個中學階段。

人長大了，兄妹之間的話題自然不及姊妹多。大家娶的娶，嫁的嫁，都住遠了，可每星期週末的家庭聚會卻是十年如一日。那時甥侄等小輩們年紀少，最愛見到的便是二姑姐二姨，因她永遠都帶來小玩意小禮物及零食。二妹嫁人後習慣仍無改變，只是更多了些項鍊手鍊等自製小飾物。

囡囡最心愛的公主故事書，便是二妹送的。臨睡前，囡囡總要聽故事，而公主故事卻是她最喜歡的，百聽不厭。

二妹性格溫純聰慧，樂於助人；衣著隨和，不施脂粉，除她結婚那天外，老夫從未見過她盛裝濃抹。她把關心自己的時間都用在關心愛護別人。她的朋友，大都接受過她的關愛幫助；家中的重要日子，無論中秋團年亞媽做生日以至清明拜山，二妹自自然然的便做了大旗手，負責籌備及聯絡。每年的聖誕，那別出心裁的聖誕咭是少不了的；過年時收到二妹的蘿蔔糕，大家都已不覺驚喜。

二妹最愛小動物，尤其愛貓，全盛時期，在長沙灣村共養了七隻貓，貓尿又特別臭，那時在家中沒吸過一口清新空氣；那一年，二

妹養的葵花鸚鵡飛走了，她哭了幾天，也難過了一段時間。

這一切，隨著十一月十四的噩夢而變成回憶。這一切，都可在悼辭中出現，可是老夫失職，心中不無憾焉。

悼 (媽) 2/6/2018

星期三那天下午三時三十多分從 WhatsApp 中得悉媽已離世，跟她死亡的時間相距已有一小時。媽兒女成群，曾經風光一時，出入有保鏢；也為口籌謀，辛勞半生。晚年老年痴呆，終日被綁在椅上床上，不能自己，臨終前已是風燭殘年身心皆敗，形神俱頹。

據說醫生曾解釋急救的過程，好像沒這些便不是醫院，不是醫生。
既是黃台之瓜，何堪再摘！

尊嚴平靜地越過死亡門檻該是很多病患死前的願望，但現今社會，不管死活，事前總要被醫護人員搬弄一頓，把弄一番，這卑微的願望竟遙不可及難以達成。醫護拒絕接受不可避免的死亡這根深蒂固的文化，是何時形成，怎樣形成？

大部份醫生覺得拯救生命不論多投入多過份，千方百計不擇手段都是合適的，畢竟醫院是醫學高超的演出場地，也是跟死神比試的擂台，病患只是角力成名的工具，病者親屬更是從中作梗的多事之徒。醫學院教不來維護死病者尊嚴，不管拖延的只是一息尚存的軀殼，更不理那是藥物苟延的殘喘。

沒有悲悽但有些茫然，盤算著該做些什麼。由筲箕灣住處趕去荃灣仁濟醫院時間有點不合，因晚上要到九龍灣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授課；不到又心有戚然，畢竟是最後一面。及後得知是在急症室證實死亡，要移屍葵涌公眾殮房任法醫定斷，不去矣。

整個下午心神恍惚，晚上授課神態雖自若，內容已失色。

翌日，兄弟四人到大發殯儀商議殯葬，逝者如斯，最小的老夫也年過耳順，領取了長者咭。生死大事，不過爾爾，九十高齡是笑喪，更是從痛苦中解脫，當然不是喪事當喜事辦，但也輕輕鬆鬆就決定一切軌儀，萬事俱備，只欠一火化證明。

死者安，生者逸，夢中無悔。

悼 (大哥) 17/5/2019

蔣捷《虞美人·聽雨》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

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

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五天前病榻床前大哥氣衰力弱，頭頸腫漲面貌全非，憑老夫的經驗，想得到他該是時日無多；想不到那天竟是見他最後一面。

悲歡離合總無情，今晨五時二十分，大哥騎鶴歸主矣。大哥凡人一個，沒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可也快活逍遙，紅燭昏羅帳，沒為害社會。那天以「煙酒無綴，美色不絕」八字贈他，想當然矣。

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大哥小學後便開始工作幫補家計，偶爾回家，感情難免有點疏離；中年之後大家始多聯繫。

兒時回憶不多，但有一事深烙腦中：那天大哥回家一行又匆匆離去。臨行前提點老夫清潔整理砵櫃。老夫不置可否，心中不願。稍後，不經意在校褸袋中摸出五毛錢，那時的五毛，比現今的五十元還多，可吃白粥腸粉油炸鬼，也可吃雲吞麵有餘。此錢何來不問而知，受人錢財自該好好幹活，那天的砵櫃煥然一新。

晚年最深的印象，自然是在青島時他衣褲全濕，尿味沖天，時而夢囈，偶或鬼哭，身體間歇抽搐的醉態。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大哥死前信主，該明白凡事都有定期，言談中聽不到他對死亡的恐懼，倒是想快些了結殘生，免受病痛煎熬。不執著該是他的福氣；死的不執著，生的不癡迷；生者逸，死者安，大圓滿。

畢竟幾十年兄弟姐妹情，不執著，難免感觸傷痛。

〔未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痴，他日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花落人亡兩不知！〕 每年掃墓，又多一個去處。無可避免，我們這一代已接近死亡，墓越多，祭者越少，年青一輩還會保留掃墓的傳統嗎？

文章有限，感慨無窮，拙筆難書矣！

昨午香港九龍新界走了一轉，到荃灣仁濟醫院探望昏迷不醒的阿姨，除了腰腿疼痛，更有點累，畢竟近日少出門，老骨頭不多運動開始退化。晚上十一時上床，不一會便呼呼大睡。夢中被愛妻拍醒，以為過了準備早餐時間，還不及起來，愛妻已把手機送到老夫眼前不足一呎，並說快到醫院去。定下神來看 WhatsApp，二哥留言醫院叫全部親人去見阿姨，再看時間，是早上三時。

這是預料中事，只不過想不到又是在夜深中發生。急叫車前往，甫上車又見留言說阿姨心跳已停頓。

上到病房，大嫂及紫縈已在，阿姨容貌一片祥和，想必是去得安心。床邊放著的生理監察儀還未關上，所有顯示再沒起伏，都成直線，偶爾發出”嗶”的警告聲為寧靜的病房添上一點哀愁。都怪是夜深，到醫院的只有大嫂，紫縈，二哥，大妹，妹夫，朱大夫及老夫共七人，其他人猶在夢中，錯過最後醫院中送別。

感傷是有的，但悲哀不多。老夫也六十七了，阿姨該九十有多吧，算是壽者。也好，不用再受苦，人世間活膩了，到他方過活，跟姨丈再聚未嘗不是好事。

離開醫院只不過是早上四時許，天還是漆黑一片。大伙找片夜店吃過早餐又各散東西。回家不急，乘地鐵。抵荃灣地鐵站時大門還未開，等了三十分鐘有多，卒有幸第一次坐地鐵頭班車。

老夫再次香港九龍新界走一轉，阿姨已走完她人世間的一轉。阿姨是她那一輩唯一的倖存者，她的離去代表一個世代的終結。老夫這一輩還會耽多久？

悼同事 31/3/2014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

得到Y離世的消息，老夫並不錯愕。大半年前，已知她患上末期胃癌。

伊院中跨專業跨部門的同事跟老夫談得來的不少，但可直言無忌，不怕背後插刀的卻很少，Y算其一吧；老夫這行好人不少，但有正義感不平則鳴的好人卻不多，Y算其一吧。

差不多二十年了，那年老夫新升官，首要的任務是擔當護理培訓發展的工作；那時人事部也剛開始重視培訓和發展的功能，為各專業培訓發展提供支援及策略性服務。Y是人事部培訓發展組的負責經理，跟老夫有著不少的業務往來，大家都是直腸直肚開心見誠的人，合作多了，無形中建立了可信賴的友誼。

老夫調離中央護理部後，大家接觸少了，可每次遇到，都會交換一點醫院秘聞及各部門的狀況；有時更東家長西家短的閒談一番。就是她告訴老夫人事部開會很多時都有提及老夫之名，是讚賞，也是敬畏，因老夫熟悉醫院情況，熟讀人事條例，心直口爽仗義執言，

反應快，公文往來不稍延遲，不像其他部門運作經理般無知自大。

退休前一年，老夫四處張羅，計劃為六個病房舉辦有關團隊精神的活動，一要有經費，二要有主持及協辦者，三要統籌策劃活動項目，四要得到高層批准活動為公事，同事可名正言順參加。老夫小國寡民不易辦事，還是得她一力承擔，裡應外合，最後經費由院長贊助，更邀得院長作活動嘉賓。結果兩場活動，得到不少同事的讚賞，Y應記首功。

換新員工身份証時，醫院幾千員工，所需有時，老夫一組卻可跨過全院的時間表率先換領。Y是負責人，需同事試機試電腦程式兼試換領流程，老夫義無反悔，毅然帶隊支持，結果當然是近水樓台先得月。

有了囡囡以後，她每次見到老夫，除公事八卦外，都會問及囡囡近況，也談談她女兒的事情。仍記得老夫退休前，她還眉飛色舞，開心欣慰地敘述了參加她女兒在國外大學畢業禮的情況。

大半年前，聽到她患上晚期胃癌，頗黯然。有一回返伊院，碰巧遇上回院覆診的她。Y雖然極力保持著一貫的不羈豁達，卻掩蓋不了眉宇間的淡淡哀愁，談及病況更有點無奈，是庸醫誤了她。庸醫者，伊院的腸胃科醫生也。

很多同事都知Y一向有〔胃痛〕，原來她一直都是看伊院的腸胃科醫生，醫生也一直當作胃潰瘍治療。後期〔胃痛〕較烈，安排照胃腸鏡，報告結果仍是〔胃痛〕。到病情轉壞，再照胃腸鏡抽組織檢驗，已是胃癌末期，手術也不需做，只是聊盡人意進行化療。

好人總是招妒，一如其他很多癌症患者般，Y受盡化療折磨後，最終還是敵不過病魔，辭世而去！

老夫退休已一年多，輾轉間始得到Y身故的消息，去不了鞠躬，送不了最後一程，未免有點兒難過。Y是教徒，應該是上天國，與主同在；老夫到的將會是地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從此天壤有別，各得所哉，未免唏噓。

與死神打個照面 10/2020

那天早餐前循例出恭撇寶，圍溷中驚見一瀉千丈滿缸紅，心中一凜。不旋踵，自然呼喚斷續急催，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一時間全身血液彷彿流失殆盡。

尋思應對酌情變更，由預約聖保祿醫院專科至逕自前往二十四小時門診轉瞬間事。愛妻化療後身體不適，老夫只得孤身上路。由家門至的士站那幾分鐘路程最凶險，一路上天旋地轉，眼前景物扭曲飄移不定，腳步虛浮搖搖欲墜隨時一倒不起。勉力上了的士坐下喘了一會才回過神來。

二十四小時門診裡護士聽罷老夫道明前因後果，也懂應變，立刻聯絡專科把老夫插隊即時見醫生。一番查詢體檢後，即時入院治療及安排各種檢查。老夫身體還算硬朗，這時的血壓仍算正常，但脈搏跳動每分鐘在 110 – 120 次間。

這樣子的消化道大量出血，最有可能是胃或十二指腸出問題。剛上病房來不及坐下便要去照胃腸鏡，去前，又嘔了一廁缸血。監察麻醉下檢查，醒來時，醫生來報好消息，胃腸皆無礙。唯其如此，要進一步電腦顯影掃描小腸大腸查看血崩何處。

電腦顯影掃描要用顯影劑要簽同意書，醫生認為老夫在麻藥影响下不適宜簽字，早已聯絡愛妻。愛妻勉力啟程前也即時找到二哥，二人各自趕至。電腦掃描折騰一番後，醫生又來報喜訊，掃描看不到有小腸大腸出血的情況，也看不到有腫瘤存在。

簡單算術：期間共輸了兩包血，輸血一包血色素約可增一度 (1g/dl)，輸血後的血色素是 10 度 (10 g/dl)，正常男性的血色素該高於 13 度，算算便知那天老夫共出了多少血。

兩天後，安排最後一道檢查，照大腸鏡。又是監察麻醉下檢查，醒來時，醫生又是報好消息，大腸無恙。

消化道大出血，但從入口到出口都找不到病灶存在，老夫看來這也不是什麼好消息，找不到因由便不能對症而治，這計時炸彈埋在體內也不知會否再爆，何時會爆。

老夫快六十八，對自身的利害得失已看得開，生死也不是問題，但感懷愛妻還在接受化療需人照料，囡囡陋習纏身要時加監督教導，老夫若倒下，這個家也必會倒下，不禁悲從中來潸然淚下。

也曾檢討這次應該入私院還是進公院，前後住院三天，無論環境，員工，感覺上都比公院好得多，不用受氣；無可否認檢查和治療也較理想和迅速；胃腸鏡，大腸鏡，電腦掃描，多次驗血，醫生巡

房，監察麻醉，葯物，打點滴，一切一切共化約五萬五千元，比老夫預計少了一大截，如無意外，如有需要，下次還是要到私院求醫。

感恩是大出血的位置在消化道，退一步說，如這次是大腦出血，老夫命休矣。

歸去來兮。行樂休遲。命由天、富貴何時。百年光景，七十者稀。
奈一番愁，一番病，一番衰。

名利奔馳。寵辱驚疑。舊家時、都有些兒。而今老矣，識破關機。
算不如閒，不如醉，不如癡。

行香子 辛棄疾

凶年

2020 年剛過，對老夫來說這是一個凶年。賣樓，武肺，愛妻乳癌，亞姨辭世，老夫腸道出血相繼而來。

由計劃移民台灣及後一波三折至取消初衷，當中奔波勞碌親力親為，最後連居屋也出售了，在年頭短短十天八天中要另覓居處，辦賣樓和租屋的手續，搬遷交吉，丟棄傢俬添置傢具，水電煤電視電腦網路安排，信用咭銀行學校護士局庫房選舉電話更新住址，忙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剛安定下來，憑網上消息及自己的直覺，當大多數香港人仍在夢中，老夫已在為疫症而籌謀，張羅口罩，酒精，漂水，以至食物等物資。人人都為口罩徬徨時，老夫已有足夠的存量。說得輕鬆，當中繁瑣緊張不為人道。結果，這武漢肺炎綿延經年，輾轉為禍全世界，香港政府無能焉可獨善，大家出入起居提心吊膽，生活處處掣肘，逆來順受殊不易。

六月十九，阿姨辭世。家族中最後一長輩離去，心中黯然。老夫快 68 了，也不知何時榜上有名。

同是六月，愛妻發覺乳房有硬塊。六月下旬，確診乳癌，繼而做一系列的相關檢驗，七月動手術，隨後跟進治療，三星期一次化療及標

靶治療，十二月尾化療療程才完成，當中苦況不為人道，愛妻受盡煎熬；家中的大小事項，老夫頂硬上一腳踢，心力交瘁。未來歲月還要繼續標靶治療，電療和荷賀爾蒙治療，佛家有云難忍能忍，難捨能捨，何怕打落門牙和血吞。

正是福無重至禍不單行，病魔很快便找到老夫，十月下旬一個早上突然腸道大量出血，過程險死還生，老夫命硬但從此體內某處埋了炸彈不知何時再爆。

不要忘記這一年香港人跟政府的對抗攪炒，法治敗壞，經濟衰頹，政權顛預橫蠻，不一樣的香港，社會氣氛陰鬱沉悶令人透不過氣。

一連串的打擊，沒喘氣的機會，幸好老夫身體夠硬朗，看得開放得下，總算挺過了。只望否極泰來，新的一年不再陰霾遍佈，瑞氣祥雲隨意來。

風塵自在

風裏飄，光裡同塵，幻化萬千，諸色眾生，不需退避，風雨同行，
共笑共談，磨銳解紛。

拋去過去醜惡，變化一切，再上路無問題；
不計缺欠一世，教化一切，要快樂無問題；
依照正確方法，應對一切，再過活有意思；
先要看破一切，放棄一切，要過渡無問題。

風裏飄，光裡同塵，幻化大千，諸色眾生，貪嗔要滅，癡愛莫存，
斷去慢疑，無住見心。

只要抹去悲憤，笑對傷痛，再上路無問題；
應要跳過偏見，革去憎惡，要快樂無問題；
知道挺過霜凍，試過飢餒，再過活有意思；
先要看破一切，放棄一切，要過渡無問題

離愁

投緣憐愛互道情話好輕鬆又快活，眼裡盡見山中百花放，

浮雲無意逐日搖蕩山邊的盡處，浮雲無意但是難自控

問為何愛上那天，又為何消失方寸，離愁如春天開放披山的花日夕

變多

為何仍記掛那天，難忘如春風的輕吻，何時能不需分離天天都刻骨

銘肌去愛

從來無悔日夕回味當天的愜意事，柔情長記心中不消退

銀河難以謝絕防避金風飄越過，尋求長與玉露為伴侶

問為何愛上那天，又為何消失方寸，離愁如春天開放披山的花日夕

變多

為何仍記掛那天，難忘如春風的輕吻，何時能不需分離天天都刻骨

銘肌去愛

念

特愛嘮嘮叨叨 都不愛 伴我面對共話

每物每事 愛作辯駁 沒猶疑

沒法得知芳蹤 天天惦念 渴望多溝通

無緣份 你我只得分開

無聊地 獨自地 望向海嘆氣

晦暗裡 不知天已晚

船沒見 此景色 一片冷清清

無聊地 落莫地 望向海嘆氣

空中歸鳥 已飄渺

憑誰問 心中愛在那裡

誰能料 快樂難料 意外難料 傷慟

恩愛如是 怨恨如是 心痛

爭拗無絕 分手如是 便各去一方

無言地 靜靜地 望向天慨嘆

漆黑中 分不出對錯

人未見 只感到 一片冷冰冰

無言地 默默地 望向天慨嘆

願望但能 復再見

誰預告 今天你在那裏

銘心

淡淡然如花幽谷中吐放

默默然像那星光悄悄照耀人

容貌秀麗美目傳妙韻

像瓊瑤不須雕琢

春風總是眉梢中暗送

朝與夕同伴作樂甜蜜快活一生中最愛

互訴情話 編做美好未來

緣份到日日夜夜懷念你

愛心總是未能完

願來日天天擁抱著你

好掛住離別那日塵淚滿面哭泣中送你

念記遊玩 不斷午夜夢迴

誰料到並沒道別人便去

擦身掩面未同途

為何又不先去作預告

總算是能遇再聚詳述故事低泣中訴說

事態嚴重 不願讓我同行

難做到別後漸漸忘掉你

愛心總是未能完

願來日天天擁抱著你

不變是情義永在無奈訣別淒風中送你

獨對遺像 希望每夜夢魂

難做到別後漸漸忘掉你

此心總是未能違

願來日於天國再遇到